

3 先驱容闳

先驱容闳 1847 年远
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
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
想。

1847 年 1 月 4 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78 年 12 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 130 多年前，一个未满 19 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 98 天，终于在 1847 年 4 月 12 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入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854 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 1828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 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士玛礼逊博士而于 1839 年 11 月 1 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 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 1832 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①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 年 8 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21, P16-17.

另参见容闳《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 年版。

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①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41.

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1863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曾国藩。他多次游说这位当时清廷中最有权势同时也最有远见的人物来实施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

1870年，曾国藩终于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一年之后，曾国藩去世。留学生的派遣成为他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项业绩。

当时整个留学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30名12岁到15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四年共120名，留学期限为15年。15年后，每年分别有30名回国。

容闳被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他负责招选了第一批幼童。当时，出洋留学如同探险，生死难料。报名的人远不如今天这样踊跃，招生颇为不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来自广东。而幼童的家长还必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①

招生完毕，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

1872年8月11日，30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

① 这是詹天佑父亲的具结。转引自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学。此后三年间,又连续有三批中国幼童赴美。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个几乎完全凭着容闳个人的努力创造出的“历史的奇迹”。

清朝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最初设在美国麻州斯布林费尔德(Springfield, Mass.),后迁至康州的哈特福特(Hartford, Conn.)。容闳后来一直居住在哈特福特。在那里,他看到自己一生的梦想怎样一步步实现,然后又怎样骤然破灭。1912年,在完成了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旧译《西学东渐记》)之后,他最终长眠在那里。

1995年年初,在几经周折后,我终于在哈特福特市郊外的一个被白雪覆盖着的安静的墓园里找到了容闳的墓地。那是一块很普通的墓碑,碑上刻着容闳的英文名字:Yung Wing。墓碑下埋着一块中文刻石,上面是他一生业绩的简略记载。

有意思的是,当我向墓地管理人员问起容闳时,那两位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显然知之不多的美国人,却都对这位很多年前埋在这里的中国人留有一些印象。他们告诉我,以前也曾有人来这里询问过这个中国人。

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



STUDYING IN
AMERICA

Tale of a Generation

一个时代的故事

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与之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